



12

朱子大全卷之八十二

跋

跋東坡與林子中帖

淳熙辛丑中冬乙酉觀此於衢州浮石舟中時浙東饑甚
予以使事被旨入奏三復其言尤深感歎當旣刻諸石以
視當世之君子新安朱熹書

再跋

淳熙辛丑浙東水旱民饑予以使事被召入奏道過三衢
得觀此帖於玉山汪氏以為仁人之言不可以不廣也明
年乃刻石堂前之西齋新安朱熹書

第三書節畧云別後淫雨不止所過災傷殊甚京口米
斗百一十文人心已足皇皇又四月天氣全似正月今

歲流殍疾病必煩措置淮南蚕麥已無望必拽動本路
米價欲到廣陵更与正仲議之更一削額老兄与微之
中玉商議早聞朝廷厚設儲備熙寧中本路截及別
路搬來錢米并因大荒放稅及与却課利蓋累日距萬
然於救飢初无絲毫之益者救之遲故也原兄早留意
又乞与漕司商量今歲上供斗米皆未宜起發兄自二
月間奏乞且遲留數月起發徐觀歲熟至六月起未遲
况煩它路般運賑濟如此開述朝廷必不訝荷知眷之
深願尔借言想加
如察不一某皇恕

跋李後主詩後

平叔任散誕夷甫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此陶
隱居託魏晉以調蕭梁之詩也當時不悟竟蹈覆轍其為
商監益以明矣而違命李侯乃復以無生混茫者亡其國
何哉道孝不明人心不正詖淫和遁之說肆行而莫之禁
也嗚呼痛哉

竊觀汪伯時所截李後主手寫詩歎息書此潘叔昌
訪真釣臺因書贈之淳熙辛丑十一月十八日

跋呂伯恭日記

觀呂伯恭病中日記其緇閱論着固不以一日懈至於氣
候之暄涼草木之榮悴亦必謹焉則其察物內省蓋有非
血氣所能移者矣此來不得復見伯恭父固為深恨然於
此得窺其孝力之所至以自警省則吾伯恭之不亡者其
誨我亦諄諄矣三復流涕敬書其後淳熙壬寅新安朱熹
書

題伯恭所抹荆公目錄

伯恭病中讀書漏刻不去手既定詩說記古今人事而其

餘力又及此然皆未及終篇而卒讀者恨之此書經揚陳
二公掎擊不遺餘力而其肺腑之際猶有未盡白者今觀
伯恭於書首四卷乃不加一詞而其幾微毛髮之間皆不
得有所遺孝者於此不唯可以究觀前事而極夫治亂之
源抑亦可以反求諸心而審其得失之端矣淳熙壬寅正
月十七日來哭伯恭之墓而叔慶出此篇視予感歎之餘
為書其左朱熹仲晦父

跋

淳熙壬寅上巳朱熹仲晦父觀疑此卷勝名畫詩也

跋

尤延之論古人筆法來處如周太史莫世孫真使人

言朱熹仲晦父識

題歐公金石錄序真蹟

集錄金石於古初無蓋自歐陽文忠公始今順伯嗜古無
厭又有甚於公之所為而復得公此序真蹟藏之其不偶
然矣淳熙壬寅禊飲會稽西園暮歸書此朱熹仲晦父

題西臺書

西臺書在當時為有法要不可與唐中葉以前筆跡同日
而語也細觀此帖亦未見如延之所云也新安朱熹仲晦
父

題荆公帖

先君子自少好學荆公書家藏遺墨數紙其偽作者率能

辨之先友鄧公志宏嘗論之以其學道於河雒學文於元祐而學書於荆舒為不可曉者今觀此帖筆勢翩翩大抵與家藏者不異恨不使先君見之因感咽而書于後朱熹書

題荆公帖

熹家有先君子手書荆公此數詩今觀此卷乃知其為臨寫本也恐後數十年未必有能辨之者畧識于此新安朱熹云

題力命帖

力命表舊惟見近世刻本今乃得見真觀所刻深以自幸然字小目昏殆不能窺其妙處又愧其見之晚也它見見

右方諸公當請問焉又未知其所見與予果

耳朱熹

仲晦父

題樂毅論

新安朱熹觀王順伯所藏樂毅論黃庭經東方贊皆昔所未見撫歎久之

題蘭亭叙

淳熙壬寅上巳飲禊會稽郡治之西園歸玩順伯所藏蘭亭叙兩軸知所謂世殊事異亦將有感於斯文者猶信及覽諸人跋語又知不獨會禮為聚訟也附書其左以發後來者之一笑或者猶以牋奏功名語右軍是殆見杜德機耳晦翁

題鍾繇帖

此表歲月予未嘗深攷然固疑征南將軍為曹仁也今觀順伯所論適與意合是時字畫猶有漢隸體知此墓田帖及官本白騎等字為非鍾筆二疑也朱熹記

題法書

予舊嘗好法書然引筆行墨輒不能有毫髮象似因遂懶廢今觀此帖益令人不復有餘念今人不及古人豈獨此一事推是以往庶乎其能自彊矣朱熹書

題曹操帖

余少時曾學此表時劉共父方學顏書鹿脯帖余以字畫古今謂之共父謂予我所學者唐之忠臣公所學者漢之

篡賊耳時予默然亡以應今觀此謂天道禍淫不終厥命者益有感於共父之言云晦翁

書壘

臣熹恭惟我太祖皇帝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時蓋未得此壘也紹聖元符之後事變有不可勝言者矣臣熹敬書

題右軍帖

隨事行藏固謝萬之藥石然右軍未必能踐斯言也豈其自知已審遂超然遠逝而不顧邪三復此紙欲罷不能後之君子當有識此意者朱熹仲晦父

跋諸人贈路君詩後

路君斷橋擊賊手斬凶渠其功甚偉而賞不疇識者恨之
然君材氣過人臨事不苟矣非終不遇者觀此詩卷固多
竒語而余於簽書沈公之言為有感也路君勉旃而已淳
熙壬寅九月丙申朱熹題沈公蓋叔晦之尊人時為越州
簽判路君名岩卿嘗為斷水尉
跋喻湍石所書相鶴經

舊藏碧虛子相鶴經石本意頗愛之今觀湍石喻公所書
法度謹嚴而意象肖散知彼為法縛矣淳熙壬寅臘月庚
申朱熹
跋朱希真所書樂毅報燕王書
余嘗恨右軍不寫此書而寫夏侯之論今觀玉山汪季路
所藏伊水老人手筆老人得无亦有余之恨乎季路將刻

之石以貽永久余知有志之士當復有廢書而泣者矣淳
熙壬寅十二月庚申新安朱熹書

跋朱喻二公法帖

書孝莫盛於唐然人各以其所長自見而漢魏之楷法遂
廢入本朝來名勝相傳亦不過以唐人為法至於黃米而
歌傾側媚狂恠怒張之勢極矣近歲朱鴻臚喻工部者出
乃能超然遠覽追迹元常於千載之上斯已竒矣故嘗集
其墨刻以為此卷而尤以樂毅書相鶴經為絕倫不知鑒
賞之士以為如何也

跋應仁仲所刊鄭司業詩

鄭司業全華被召八詩慈詳溫厚之氣藹然發於筆墨畦

徑之外其門人應君仁仲刻石墓本見寄三復詠歎如見其人為之隕涕淳熙乙巳正月庚戌朱熹仲晦父書

跋蔣邕州墓誌銘

始予讀張敬夫遺文見所記蔣邕州事常恨不得蔣君為人之詳一日有新收縣蔣令者過門枉顧出張安國所述其先墓文則邕州公也予驚喜疾讀數過不能去手又觀刘文潛跋語則又知君之遺愛在人久而不衰也嗚呼世固未嘗無材也唯其生於窮荒下邑既無以自振而又知自貴重不肯希世取寵遂以陸沉下僚不及究其所有者為不少矣如君之材晚雖小試然其志業豈遽盡於其所已試者而已耶是可哀已文潛所論声病綴緝遺賢之弊

尤與人意合章卿稱攸縣嘗論嶺西盜法因得扣焉又喜邕州家法之未泯也嗟嘆不已輒記其後云淳熙乙巳二月庚辰新安朱熹

跋鄭威愍遺事

鄭威愍公擁羸卒守孤城以抗暴起方張之虜鄰援既絕遂以身殉予讀褒贈詔書及其家問墓銘未嘗不三復流涕也夫忠義之性出於人心之秉彝策名委質以事人者其講之宜熟矣而吾觀於前日中原之禍一時士大夫出身殉國死其官守如鄭公者何少也豈非義利之分不素明取舍之極不素定一旦倉卒則貪生畏死而惟利之從哉嗚呼如鄭公者可謂得其本心而無愧於臣人之義矣

是固有國家者所宜殷勤褒錄以為臣子之勸使其有所
鄉慕感激而興起其忠義之良心非獨以斯於鄭氏之子
孫而已也因竊敬識其後以告觀者云淳熙乙巳三月甲
申朔新安朱熹書

跋米元章帖

米老書如天馬脫銜追風逐電雖不可範以馳驅之節要
自不妨痛快朱君所藏此卷尤為犇軼而所寫劉無言詩
亦多竒語信可寶也淳熙乙巳三月晦日朱熹仲晦父觀
于建陽西山景福僧舍

書歐陽文忠公集古錄跋尾後

歐陽文忠公集古所錄蓋千卷也頃嘗見其曾孫當

世家尚二百本但跋尾及一二名公題字其石刻謂
雜亂之後逸之尔今觀此四紙自趙德父來則在崇
寧間已散落也不然豈其槩耶以校文集所載多訛
舛脫畧是當為正而楊君集碑文集則無惟中字作
仲宗建武之元作孝武恐却乃筆誤也然德父平生
自編金石錄亦二千卷又倍於文忠公今復安在公
所謂君子之垂不朽不託於事物而傳者真知言哉
三復歎息淳熙九年重五日穎川韓元吉書

集古跋尾以真蹟校印本有不同者韓公論之詳矣然平
泉草木記跋後印本尚有六七十字深誦文饒處富貴招
權利而好奇貪得以取禍敗語尤緊切足為世戒且其文

勢至此乃有歸宿又鬼谷之術所不能為者之下印本亦無也字凡此疑皆當以印本為正云十一年四月既望朱熹記

華山碑仲宗字洪丞相隸釋辨之乃石刻本文假借用字非歐公筆誤也

跋周元翁帖

法揚者讀書至老不輟持論甚至常云農家有百錢斗粟之贏必謹藏之與僧乃已民安得不貧故其住山不營土木不遺其徒出勾曰吾不忍助民蠹也權貴人有所求一毫不予而凶年作糜粥以活人餓者豈易得哉豈易得哉願公併書之可乎

此乃陸合與先生書

明州大梅老法揚者故龍圖閣李士鄭公向之曾孫也藏周元翁帖與其先世手書一軸嘗屬山陰陸務觀求予跋尾未及遣而下世務觀乃以書致之且言揚既死此軸無所付寫畢願為送濂溪書堂藏之元翁詞翰之美前輩已多稱之無所俟於予言者獨味其言知老先生之孝之傳乃專在於程氏此可欵也揚公雖不及識然如務觀所稱則其故家遺俗猶可想見豈亦自悔其失身於此而不能有以自還也耶此又重可欵也務觀別紙筆札精妙意寄高遠揚公所賴以不朽蓋有在於是者因刻以附卷中而識其後云淳熙乙巳孟夏既望雲臺隱吏朱熹仲晦父書

跋胡澹菴所作李承之論語說序

通經之士固當終身踐言乃為不負所學斯言之要所以
警學孝者可謂至深切矣然士之必於通經正為講明聖
賢之訓以為終身踐履之資耳非直以分章析句為通經
然後乃求踐言以實之也李君承之來自廬陵出示澹菴
先生胡公所為作論語解序歛衽三復如奉音旨敢切推
其餘意以附卷尾李君幸以愚言思之則庶乎知先生所
以推揚期待之意矣淳熙乙巳六月乙丑新安朱熹敬書

跋胡澹菴和李承之詩

蜀人李君承之見過山間示詩一編詞源粹放而句律謹
嚴讀之令人亶亶不厭間出澹菴先生胡公和章一卷皆
其手筆又知君詩之勝已為名流知重如此也因復自念

頃歲嘗得一見先生於臨安其後遂叨薦寵而不知所以
得之或者以為先生嘗見其詩而喜之也頃今衰落患許
不耐而李君辨博縱橫究知西南利病蓋不但深於詩者
亦復流落艰难疲於道路豈先生所許以為可與言詩者
例如此耶慨念先生不可復見因太息為書其後云淳熙
乙巳六月乙丑新安朱熹書

跋宋君忠嘉集

莊周有言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
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古今以為名言然以予
論之父子之仁君臣之義莫非天賦之本然民彝之固有
彼乃獨以父子為自然而謂君臣之相屬特出於事撓之

不得已夫豈然哉今讀東海朱君之事觀其出身以報國
家之仇履鋒鏑蹈危難瀆九死而不悔及其一旦棄妻子
去以逃左社之禍則窮困極矣而變易姓名猶不能忘於
國家興復之念夫豈有所不得已而強為之哉於此觀之
則君臣之義如吾所論無可疑者而莊生為我無君禽獸
食人之邪說亦可以不辨而自明矣抑觀諸人所記宋君
本末猶可以想見其魁竒磊落之氣至於挂劍之章語尤
悲壯則每讀之未嘗不流涕太息也先是天子錄君之遺
忠官其子南強而南強今為南劍之沙縣治甚有聲其亦
思有以不墜其先人忠義之敬乎哉淳熙乙巳七月庚戌
新安朱熹書

跋范文正公送竇君詩

片帆飛去若輕鴻一霎春潮過浙東王謝江山久蕭
索子真今為起清風

右范文正公詩也鄞尉廳無壁記竇君不知何許人及居
官歲月然為范公所與如此必非常流矣而卒泯滅不少
概見於世何哉新安滕璘德粹嗣守其官以是詩為不可
無傳也確石治舍請書而刻之淳熙乙巳八月壬戌同郡
朱熹書而記其後云

跋溪上翁集

頃江嚴伯奮來訪出其先君子溪上翁遺文三巨編後有
當世諸賢題識甚詳熹於翁為同年生前此未獲相識今

讀其文汪洋放肆究極事情而無艱難辛苦之態至於四
六五七言則尤兄延之題品發明又已曲盡其妙其夢中
一詩置之張司業楊少尹集中殆無以辨信亦近世之佳
作也伯奮求序適予大病眩瞶不能致思為題其後如此
而歸之淳熙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新安朱熹書

跋潘顯甫字序

余年十六七時屏山劉先生字余以元晦而祝之其詞曰
木晦於根春容暉敷人悔於身神明內聵余受其言而行
之不力涉世犯患顛沛而歸然後知其言之有味也讀頴
川公所為潘氏予顯甫字說竊獨重有感焉為之太息而
識其後顯甫視之而能以予為戒則於父師之訓其庶幾
矣是歲冬十月壬子新安朱熹書

跋謝良齋所作靜齋銘

良齋受學長陽冲晦先生之門得其宗旨訓誘後學孜孜
不倦其論求仁功夫如此所以期於子山者遠矣子山盍
亦有以用其一日之力使斯銘者不為虛語乎哉卷中又
有同年趙彥德題字覽之如見其人益深存沒之感淳熙
乙巳十月甲寅

題顧侯射記後

顧侯以殊科自奮射藝精絕予久聞之未得一寓目而侯
以秩滿去矣一日來山間出此既讀之想見一時星飛的
破起坐誼嘩之樂尤恨不得為坐上客也仇虜雖衰故疆

未復侯其勉旃有以敷聖主教訓作成之意云淳熙丙午
七月七日雲臺外史朱熹書

跋李壽翁遺墨

韓退之著書立言觝排佛老不遺餘力然讀其謝潮州表
答孟簡書及張籍侑莫之詞則其所以處於禍福死生之
際有愧於異學之流者多矣其不能有以深服其心也宜
哉侍郎李公玩心於易以沒其身平居未嘗深斥異教而
間獨深為上言天地變化萬物終始君臣父子夫婦之道
性命之理幽明之故死生之說盡備於易不當求之無父
無君之言以傷俗化其言雖約而功實倍於韓子至其平
生大節則不惟進退險夷一無可憾而超然於死生之際

又如此此足以明吾道之有人而信其言之不妄矣易所
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其公之謂歟熹不及從公遊而
蒙公見與甚厚其子正夫視以絕筆因得捧讀而竊識其
說於後云淳熙丙午九月甲辰朔

跋任伯起家截二蘇遺蹟

元豐間西伯夷與疆吏不相得怒且生事時眉山任公假
字師仲守瀘州曰我曲彼直不可與校務一以恩信抚柔
之已聽命矣而部使者或壞其約以邀功公爭之不得其
後師出果屢敗天子震怒將吏皆伏諸使者懼并及則反
誣公以幸免事下有司雜治未竟而公沒其子三訴於朝
卒不得伸然任氏自此世有聞人而龍閣公遂以剛直不

撓進為於世今其家截兩蘇公文記詩篇甚衆蓋詩猶真
蹟而於瀘事尤反復致意焉龍閣之曾孫希夷將刻石以
視子孫而屬予序之予惟任公當日之意知其事理之當
然而不得不然耳非以今名之可慕後福之可邀而為之
也而以今觀之其効乃如此豈易所謂不耕獲不菑畲而
利有攸往者耶因記其事如此後之君子有以考焉淳熙
丁未七月己酉新安朱熹書

跋滕南文溪堂集

婺源為縣窮僻斗入重山復嶺間而百十年來異材間出
如翰林汪公及我先君子太史公皆以學問文章顯重於
世至戶掾滕公雖稍後出然其才志傑然遠過流輩譬如

汗血之駒墮地千里方將服鞮勒鳴和鳶範其馳驅以追
二公之逸駕則不幸而短命死矣平生遺文在者不能什
一故侍郎呂公仁父嘗為之序云然多一時應用之作未
足以見其志之所存也嗚呼以滕公之才之傑使得永年
益求師友於四方以充其志則其所就豈止此而已哉淳
熙丁未其兄孫璘訪予崇安出其集與此傳示予因太息
而書其後傳言公嘗為書萬言論和戰守利害其言甚偉
今亦不見集中甚可惜也李文此傳筆力奔放而法度謹
嚴讀者可以想見當時朋友切磋之盛云九月丙辰里人

宋熹書

跋馮君家藏唐誥

黃巢之亂唐僖宗出居成都以王鐸鄭畋為宰相協力討賊鐸以都統檄召諸道之兵入西畿屯盤屋而賊勢遂衰卒逐巢復長安今觀馮君告身以中和二年十一月下則正此時事也其曰右都者即西畿其曰吏部行在之印者即成都行省其曰太尉兼中書令而使者以舊史考之即王鐸而新史鐸傳乃作檢校司徒誤矣其曰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者則為鄭公不疑而其官稱二史通鑑亦不異也但通鑑載諸道師屯所處甚悉而不及福建豈以道遠後至而不得列序耶抑且以將軍師少而略之也夫以閩之窮僻阻遠而當此之時乃能命將遣兵奔赴國難馮君又能為之領率人徒崎嶇萬里以投命於君親其功

雖不大顯然其於忠則有餘矣其十一世孫允中出以示予且言君之後散居劔劔之間為三大族子孫甚衆衣冠不絕予以為此豈忠勞之報耶允中將刻石以示三族之人俾之無忘其初因為記其本末云淳熙丁未十一月甲子新安朱熹書

跋程重二生學則

道不遠人理不外事故古之教者自其能食能言而所以訓導整齊之者莫不有法而況於家塾黨庠遂序之間乎彼其學者所以入孝出弟行謹言信群居終日德進業脩而暴慢放肆之氣不設於身體者繇此故也昔易程端蒙與其友生董銖共為此書將以教其鄉人子弟而作新之

蓋有古人小學之遺意余以為凡為庠塾之師者能以是而率其徒則所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者將復見於今日矣於以助成后王降德之意豈不美哉淳熙丁未十一月甲子新安朱熹書

書伊川先生帖後

故端殿上饒汪公鎮蜀時常得此帖又見邵溥所論而疑之因錄見寄而使審其真偽熹時為公言揚遵道記先生嘗語學者讀易如素未讀不曉文義必先熟讀三家然後却有用心處其說正與此合然味其言固有抑揚非以易之說為盡於三家所言也此帖實出先生溥言不足為病且尋繹通貫之云又真讀書之法近世學者閱理不精正

坐讀書太草草耳况春秋大義數十炳若日星固已見於傳序而此所謂不容遺忘者又非先生決不能道也夫三綱五常大倫大法有識以上即能言之而臨小利害輒已失其所守正以學不足以全其本心之正是以無所振著而忘之耳既有以自信其不容遺忘又不吝因事而形於筆札之間非先生之德盛仁熟左右逢厚能及是耶謝君名見張思叔所記師說而崇觀間久官太學未知果能尊所聞否其家尚藏此帖今制幕趙崇憲摹刻以示蜀人遠寄墨本因記前說輒為附識其後使覽者有以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而不但為文字之空言以譁世取寵而已也淳熙戊申春二月乙卯

題太極西銘解後

始予作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也近見儒者多議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訛訶予竊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學徒使廣其傳庶幾讀者由辭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輕議也淳熙戊申二月己巳晦翁題

跋東坡與趙德麟字說帖

神宗皇帝稽古立法以教宗子此萬世之大慮也蘇公發明其意以字德麟所以望之豈淺淺哉今趙君善希能得此帖而珍藏之則亦有意於此矣尚其勉旃無為徒玩其華藻而已淳熙戊申夏五月既望新安朱熹敬書

書楊龜山帖後

揚陳二公論易有不同者而揚公之詞平緩如此夫二公之間豈有所嫌疑畏避而然哉亦其德盛仁熟而自無鄙倍耳揚公於先天之學有所未講則闕而不論其不自欺又如此尤後學之所宜取法也淳熙戊申六月十六日新安朱熹書

跋楊遵道遺文

先君子嘗識楊公遵道之墓記其論說梗槩皆極精詣且言其平生為文數百篇存者什一二耳熹每伏讀家集至此未嘗不掩卷太息恨其遺文之散逸而其幸存者亦不得而見之也近乃得此編於將樂鄧絢而絢得之公孫璿者急披疾讀驚喜甚然其文不過五六篇而墓識所書

論莊周語不復見則視作識時所失亡又已多矣遂讀至上伊川先生論易第二書則喟然曰是所謂發微詣極冰解的破者耶至於陳李異同之辨則恨未有以見其取舍之決惜乎不得其全書而考之也獨懺經疏附母而始遷遠祖享先而雜用異教雖云代作恐亦非公所宜為者豈其歲月久遠次輯之際容或有亂真者歟敬書其後如此以吉觀者使不唯於揚公之學有以考焉又於吾先君子之作有以信其非世俗諛墓之文也識言後若干年始克葬公某處璿為鄧言公先已葬將樂縣垂惠鄉珠林山作識時蓋將改葬故其言如此然竟不果且欲屬熹更定其字熹謝不敢因并記之以見其實云淳熙戊申八月

壬辰新安朱熹謹書

跋陳了翁責洸

陳忠肅公剛方正直之操得之天姿而其燭理之益精陳義之益切則孝問之功有不可誣者觀於此帖其克已尊賢虛心服善之意尚可識也墨蹟今藏所贈兄孫宗正之子筠家而建業桂林延平皆有石本碩字畫不能無小失真獨沙縣乃為版刻尤不足以傳遠今縣丞黃東始復就墓盡蹟巖石刻之縣奉祠室以為此邑之人百世之下猶當復有聞風兩興起者其志遠矣至於心畫之妙刊勒尤精其凜然不可犯之色尚足以為激貪立懦之助而桂林本有張敬夫題字以為於公之意有發明者因并刻之淳

熙戊申十一月辛丑新安朱熹敬書其左方

記參政龔公陛辭奏藁後

大參龔公平生不喜言用兵晚年去國論事者乃言其陛辭之日請大率恢復之師以迎合上意聞者莫不恠之予褻從公遊甚久盖嘗與公反復論此雖兩有所持然竟不能以相屈也至是竊獨意公不宜有此公薨後數年過其故里從公二子得其副本讀之乃極論不可輕奉之意盖猶其平生之素論也痛公見誣之甚為之太息流涕久之然尚恨匆匆不暇借其手藁以觀而亦未敢以示人也近者乃聞聖上知公無罪特詔有司還其秩聖度如天固非賤臣淺識所能窺測然向使其真有纖芥如言者之所

謂則亦豈復有是也哉此可以驗公家書之不誣因稍出之而記其本未如此淳熙己酉正月既望新安朱熹記

跋通鑑韻語

沙隨先生程公以書見抵盛稱臨川黃君齊賢為學之不苟也既而齊賢亦素其所著書六十卷以示余余病衰目盲不能徧讀齊賢又親為指畫乃得窺其大略然猶恨未能有以究其蘊也嗚呼是亦勤矣因語齊賢韻語雖工而諸圖用力之深尤不可及雖無通鑑亦可孤行今乃託於韻語而謂節本真出溫公之手何耶齊賢又出良齋先生諸公跋語俾嗣書之余惟諸公皆當代儒先其言自足取信區區鄙語何足為助願嘗竊為齊賢深言古人為已之

意而齊賢未能無聽望也其以是復于諸老先生而益廣
求之則廢乎有得於身而是書之中一字一義亦無不光
焰矣淳熙已酉三月癸卯清明嵩高隱吏朱熹書

跋程宰登瀛閣記

建陽大夫程侯示予以焉公子才所記其家登瀛閣之文
以今觀之其言亦略驗矣程侯為政寬易愛人意者前人
為善之報未止於此也然予聞之古之君子施而不望其
報祀而不祈其福蓋以為善為當然而天人之間應若影
響者自不容已也程侯屬予書其後因輒附見此意云淳
熙已酉十月四日新安朱熹書

題方氏家藏紹興諸賢帖後

甬陽方德順早以文行知名一時諸公長者皆折轡行與交紹興初
嘗身對樞論講和不便雖不合以去而名聞益高張忠獻所大參曾
侍郎張給事呂舍人皆知深之仕竟不遭以卒其士龍藏諸公所
與往還書帖甚富嘗出以見予喜謂此不唯足以見德順之為人而
中興人物之盛謀國之得於此亦可槩見因為撫卷三數而跋書其後
跋先吏部留題延福院等

先君更司三詩以言其辛丑留題政和延福院壁至今紹興庚戌適七十
年矣予意求自息宗安表回其下流涕仰觀慮其益久而或也里人謝君
東卿陳君克請為模刻以傳永又真因竊託其後云二月二十日跋書

跋施良翰軍政策

施君良翰示予以軍政策一編其言實世利病之實本末備具足可施行屬
予方有行役之勞未遑讀然當會意聚未遑也三復而發數也至所謂恩

不歸於有功而歸於倖門則才不難當已自不假矣論者又獨深有獨焉因爲
識其語於良齋智甫書卷之后紹熙改元二月二十一日新安朱熹書

再跋參政龍興公陞辭奏藁

始予得龔公陞辭奏草而記其本末以詳聽者之惑然猶
以未及見其真筆爲恨者非予有所疑於公之言蓋慮世
之不能無疑於予言也今年復過莆中公之二子及其孫
甚復以此軸見示塗乙點定手筆粲然而其指意審重詳
密又与江西袁公劄實相表裏於此足以見公平生之言未
嘗少變而被諸人者真可以異豺虎而猶懼其不之食也
歐陽子曰後世苟不公至今先聖賢蓋天下之事必至於
人而後是非之實可見此君子之立言制行所以不屑流
俗一時之毀譽而唯欲其无所愧悔於吾心也既感其事
因復書前說之後以著吾言足不妄庶幾東南董之筆者

猶有考云紹熙庚戌四月十三日書於仙遊長嶺旣置

跋閻立生陰符經說

括蒼閻立君之官臨賀迂道千里過予於漳水之上示予
以所釋陰符之篇觀其意寄高遠而文義精密出入乎異
端之說而能折衷以義理之正至論當世之爲道術者則
其所是非取舍又皆不失其當蓋今之學子能若是者少
矣然予憂其知之過高氣之太統而無以道乎中庸之實
或將反以喪失其所以爲心者而不自知也於其吉別書
以遺之紹熙庚戌五月二十九日新安朱熹書

跋黃山谷詩

杜子美詩小序有言虎塘突變人藩籬者變人正謂夔州

人耳而山谷詩乃有虎變藩之語今此頌又用躩觸字按躩踞見靈光殿賦自為蚪龍動貌元無觸義不知山谷何所據也此卷詞筆精麗而指意所屬未免如李太白所以見譏於王荆公者覽者亦可以發深省矣

書伊川先生與方道輔帖後

伊川先生德性嚴重不輕與人接今觀其於方公父子兄弟之間眷眷如此則方公之賢可知已熹舊嘗得前數帖刻之廬山白鹿洞公之曾孫長泰士簿壬又并其所藏數帖撫刻於家間以視熹求書其後雖先生之所以書者有非熹之所敢知然觀於應舉耕田之語可以決內外取舍之輕重察於買犢還珠之諭可以知讀書求道之要在此

而不在彼也既以自厲又書卷尾以厲方君使與其族之父子兄弟相與勉焉紹熙改元孟秋七日新安朱熹

書臨漳所刊四經後

書

世傳孔安國尚書序言伏生口傳書二十八篇堯典臯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高宗彤日西伯戲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孔氏壁中書增多二十五篇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上太甲中太甲下咸有一德說命上說命中說命下泰誓上泰誓中泰誓下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

君陳畢命君牙冏命分伏生書中四篇為九篇又增多五篇舜典益稷盤庚中盤庚下康王之誥并序一篇合之凡五十九篇及安國作傳遂引序以冠其篇首而定為五十八篇今世所行公私版本是也然漢儒而伏生之書為古文而為安國之書為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澁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為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或者以為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則暗誦者不應偏得所難而考文者反專得其所易是皆有不可知者至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如康誥酒誥梓材之類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獨諸序之本不先經則賴安國之序

而可見故今別定此本壹以諸篇本文為經而復合序篇於後使覽者得見聖經之舊而不亂乎言儒之說又論其所以不可知者如此使讀者姑務沈潛反復乎其所易而不必穿鑿傳會於其所難者云紹熙庚戌十月壬辰新安

朱熹識

詩

鄭康成說南陔等篇遭秦而亡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為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愚按鄭氏謂二篇之義本與衆篇之義合編者是也然遂以為詩與義皆出於先秦詩亡而義獨存至毛公乃分衆義各置篇端則失之矣後漢衛宏傳明言宏作毛詩序則序

豈得為與經並出而分於毛公之手哉然序之本不冠於篇端則因鄭氏此說而可見熹嘗病今之讀詩者知有序而不知有詩也故因其說而更定此本以復于其初猶懼覽者之惑也又備論於其後云紹熙庚戌冬十月壬辰新安朱熹識

易

右古文周易經傳十二篇亡友東萊呂祖謙伯恭父之所定而音訓一篇則其門人金華王莘叟之所筆受也熹嘗以謂易經本為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訓戒故其言雖約而所包甚廣夫子作傳亦略舉其一端以見例而已然自諸儒分經合傳之後學者便文取義往往未及玩心

全經而遽執傳之一端以為定說於是八卦一爻僅為一事而易之為用反有所局而無以通乎天下之故若是者熹蓋病之是以三復伯恭父之書而有發焉非特為其章句之近古而已也因訓則妄意其猶或有所遺脫莘叟蓋言書甫畢而伯恭父沒是則固宜然亦不敢輒補也為之別見于篇後云淳熙九年夏六月庚子朔旦新安朱熹謹書

春秋

熹之先君子好左氏書每夕讀之必盡一卷乃就寢故熹自幼未受學時已耳熟焉及長稍從諸生先長者問春秋義例時亦窺其一二大者而終不能有以自信於其心以

故未嘗敢輒措一詞於其間而獨於其君臣父子大倫大法之際為有感也近刻易詩書於郡帑易用呂氏本古今傳十二篇而紕詩書之序置之經後以曉當時使得復見古書之舊而不錮於後世諸儒之說顧三禮體大未能緒正獨念春秋大訓聖筆所刊不敢廢塞而河南邵氏皇極經世學文以易詩書春秋為皇帝王霸之書尤不可以不備乃復出左氏經文別為一書以踵三經之後其公穀二經所以異者類多人名地名而非大義之所繫故不能悉具異時有能效呂氏之法而為三經之首訓者尚有以成吾之志也哉紹熙庚戌冬十月壬辰新安朱熹謹書

書楚辭協韻後

始予得黃叔堂文所定楚辭協韻而愛之以寄漳守傅景仁景仁為刻板置公帑未幾予來代景仁景仁為予言大抵昭遠同韻此謂遠當為缺文不過更易序引增廣篇帙以飾其外而於是書之實初未嘗有所發明也近世之言剛述者例如如此不但晁氏而已予於此編實嘗助其吟諷今乃自愧其眩於名實而考之不詳也因復書其後以曉觀者云

題屈原天問後

此書多不可曉處不可強通亦有顯然謬誤而讀者不覺又從而妄為之說者如啓棘賓商九辨九歌王逸則訓棘為陳訓賓為列謂商為五音之商固已穿鑿而洪興祖又

以為急相符契以賓客之禮而作是樂尤為迂遠今詳此
乃字以篆文相似而誤棘當作夢商當作天言啓夢上賓
于天而得此二樂以歸耳如列子史記所載周穆王秦穆
公趙簡子等事尔若山海經云夏后上三嬪于天得九辨
九歌以下則是當時此書別本賓字亦誤作嬪故或者因
以為說雖實惟妄不足為据然商字猶作天字則可驗矣
柳子厚質嬪之云乃為山海經所誤而或者又誤解之三
寫之可勝歎哉

嘗疑山海經與此書相出入處皆是並緣此書而作今
說者反謂此書為出於彼而引彼為說誤矣若淮南子
則明是此書之訓傳亡疑然亦未必有所傳聞只是傳

會說合耳

跋劉子澄與朱魯叔帖

觀亡友劉君子澄手墨為之隕涕其言當者切已文字分
明義利之間所以期吾魯叔者為不淺矣魯叔尚勉旃哉
丹陽朱熹仲晦父書于臨漳郡齋紹熙庚戌中冬十一日

跋黃山谷帖

此朱希真書也韓子蒼之誤可耳何斯舉親見前輩亦誤
何耶然希真書自不凡老筆尤放逸此雖其少作蓋亦可
藏也晦翁書

跋蔡端明帖

蔡公節公論議政事文學皆有以過人者不獨其書之可

傳也南來多見真蹟每深敬歎朱熹題

跋曾文昭公與朱給事帖

舊讀徽錄見曾公兄弟往還書每深慨嘆今觀文昭此帖乃知朱公從史之力益以喟然然觀後來事變蓋有所謂天實為之者諸公區區其間乃欲以一筆障江河卒以至於流離窟斥而不悔可悲也哉紹熙庚戌中冬十一日丹陽朱熹書

書曾帖程弟跋後

建中紀號調亭兩堂曾丞相之策其後元祐諸人頗攻其短故國論遂中變非子宣本謀也但薰蕕同器決無久遠芬馥之理觀程弟所論有未究者故復書此云

跋東坡牛賦

蘇公此紙似是臨本紹熙庚戌晦翁審定

跋王端明奏藁

王公四疏首末一意丁寧懇惻無不以忠邪之判為言其所以輔成元祐之治而壽國家元氣之脉者人至于今賴之厥功茂矣仙游朱魯叔游宦衡陽得此遺墨於其家而寶藏之出以示熹為之三復太息而不能已時紹熙改元十一月十一日也

書臨漳所刊四子後

聖人作經以詔後世將使讀者誦其文思其義有以知事理之常然見道義之全體而身力行之以入聖賢之域也

其言雖約而天下之故幽明巨細靡不該焉欲求道以入德者舍此為無所用其心矣然去聖既遠講誦失傳自其象數名物訓詁凡例之間老師宿儒尚有不能知者况為新學小生驟而讀之是亦安能遽有以得其大指要歸也哉故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遠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故今刻四古經而遂及乎此四書者以先後之且考舊聞為之音訓以便觀者又悉著凡程子之言及於此者附於其後以見讀之之法學者得以覽焉抑嘗妄謂中庸雖七篇之所自出然讀者不先於孟子而遽及之則亦非所以為入道之漸也因竊筆記於此云紹熙

改元臘月庚寅新安朱熹書于臨漳郡齋

跋蔡端明獻壽儀

蔡忠惠公書蹟徧天下而此帖獨未布今歲南來始得見於其來孫誼之家乃知昔之君子所以事其親者如此其愛且敬也孤露餘生無所為孝捧玩摧咽不能仰視遂請其真摹而刻之以視世之為人子者庶以廣蔡公求錫爾類之志非獨以其字畫之精而已然又偶得善公且屬諸生黃幹臨視唯謹知書者亦以為不失其用筆之微云紹熙庚戌臘月既望丹陽朱熹書于漳浦郡齋

跋李忠州家諸帖

郡人李君機伯仲視予以其家藏群公碑志書帖知忠州

使君之節槩才略絕人如此而年未及老乃能一旦飄然
謝事而歸其識遠而慮深矣劉忠定公題其碑陰至以儕
於歐范二公之列豈徒取夫一節之高而已哉其子晉江
大夫又以文字追逐一時名勝之間盛見稱許雖不幸未
究其實以死然視世之苟賤貧鄙而泯沒於無聞者則有
聞矣讀之三歎欲刻之石以視邦人而追去不果乃書其
後而歸之恕齋之說唯鄧忠公為詳實然其卒章亦不能
無可疑者習俗之溺人如此吁可畏哉黃太史所論讀書
貴精者切中學者之病惜其手帖之不存也新安朱熹書

跋高彥先家諸帖

熹猶及見紹興中年姦凶擅朝忠賢奔播時事而知漳浦

高公之為烈也老矣南來乃獲拜其祠象於學宮窺其選
藁於家集而識其嗣子之為人又益得其本末之詳甚可
歎也季子又以此軸見視如李曾二胡諸公皆先人所從
游當日相隨去國者三復其言益以慨歎乃敬書其後而
歸之紹熙辛亥四月二十七日新安朱熹書

跋葉氏慕堂詩

雲巖處士葉君仲微以清德馴行聞於鄉余不及見矣晚
與其子德符為寮於漳一日出示諸君所賦慕堂詩然後
益知仲微為父之慈而又知德符為子之孝也同官多賢
者莫不高仰其事而樂為之詩余獨以私故重有感焉而
悲不能言也乃書其後以寄余意時德符亦老且倦遊矣

而於公家事無所苟其貌雖瘠而詩甚腴余心竊敬愛之而不^以薦察德符無不足之色余以是益信其人云紹熙二年重五七日丹陽朱熹仲晦父書于晉江洛陽下生院

跋滕戶曹守台州事實

始予以事至台州州人士君子為予道滕公城守時事甚悉予心竊獨壯之而不及訪其文字數年之間時往日來于中不忘也今從公孫仲宜仲宣得此編而讀之乃知公平生大節類皆卓犖竒偉如此非獨守台一事為可稱也但守台事有陳師恭之記守南都事有程千秋之記故其謀畫之竒節制之密皆焯焯在人耳目至其守蔡陳鄂功亦不細而莫有能言其事者千秋又記其說大元帥部西

北之兵以迎二聖擡東南之衆以討邦昌皆切事機適形便而建炎初元所論五事與賀公所狀因論事而送吏部筆迹都而遭讒毀則意必亦有早絕切至之論而世莫得而語其詳焉然行狀又言公有奏議十餘卷與政府書三十篇則是數說者必已具於其間矣夫已不用於當時若又不傳於後世則是遂將泯沒於無聞豈不可惜也哉今太史氏方將網羅天下放失舊聞以著中興君臣一時之或^或是必既有任其責者二君其求諸家書以附此錄而往獻焉則九原有知其亦足以少慰也夫紹熙二年秋九月壬子鴻慶外史朱熹書

跋呂舍人帖

呂公之言所以發明講道脩身之法詳矣學者審其先後緩急之序而用力焉其入聖賢之域也孰禦紹熙辛亥九月癸酉新安朱熹敬書

跋景呂堂詩

滕德章寄此冊來求景呂堂詩余謂後學宗慕前輩而表其遺跡固為美事然然而識之求其所以至於彼者而勉焉可也何以詩為哉至於傳之遠久使人不忘則德粹之記諸公之詩已足以垂後矣亦無待於余言也乃書其後而歸之紹熙辛亥十月戊寅朱熹仲晦父題

朱子大全卷之八十二

